万家灯火

不肯打扰你的人

张军霞

小城不大，半年前汽车站迁到北环，街头才有了公交车。我新买的楼房，就在北环，有人问起来，我总会笑着说：“车站旁边，就是我的家。”

公交车刚开始运行，乘坐的人不多，发车时间也就不规律，有时几分钟一趟，有时也许苦等半个小时也等不来一趟。那天中午，刚洗完头发，有位平时联系不多的老朋友，忽然打电话来，我慌不迭地要“叙旧”，她却单刀直入：“我在你家门口，等不到公交车，你快下来送我吧！”

感觉有几分扫兴，但我还是披着湿漉漉的头发，骑了20多分钟电动车，将老朋友送到目的地。可能是受了风寒，回到家就感冒了，闷头睡了整整一天。因为沾了“地利”的光，时不时接到这样的“求助”电话，碍于情面，不管多忙，我总会第一时间赶去帮忙，踩着我的小电动车，呼啸而来，又呼啸而去。

那天，又是周末，在家炒菜，发现酱油用完了。试探着打开窗户，感觉外面好冷，打了个哆嗦，还是决定要下楼。走到车站口，看到有人裹在棉衣里，在寒风里来来回回踱步，因为冷而使劲缩着双肩。

等等，那人的围巾好眼熟呀，我上次去山西平遥旅游，给老妈买过一条这样的。悄悄走近窥探，包在大围巾里的脸孔那样亲切，真的是老妈！“天这么冷，这是去哪了？”我急忙问。老妈笑着说：“你老舅家有事，回了趟老家。”我嗔怪她：“打个电话，让我下楼呀，吹了这半天的冷风，能行吗？”老妈呵了呵被冻僵的手指，轻声说：“天冷，怕把你冻坏了……”

当我在办公室说起这件事时，同事感慨颇多，她说，自从买了私家车，更是时常接到求助电话，义务接送亲友的事情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，耗费汽油不说，时间也被切割得七零八碎。

那天，她的“业务”格外繁忙，送一个邻居去医院看病，又送一位老同学回乡下。焦头烂额忙完一切，她感觉肚子咕咕叫，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早饭，把车停在路边买八宝粥，猛然看到父亲手里提着一个棉布包袱，身后紧跟着母亲，他们站在路边东张西望，费了很大的劲，硬是没能挤上公交车。

“爸妈，怎么会是你们？”同事急忙跑过去，这才发现，老妈捏着一个小小的棉球，正用力按在左手上面。原来，老人家感冒了好几天，在村里怎么看也没效果，只好跑到城里来打点滴。

同事听完，气得直跺脚：“咱买车不就为了方便吗？经常有人打电话让我接送，你们生病了都不告诉我，可真能替我省油呀……”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太忙，我们自己能行。”说话间，又一辆公交车来了，他们竟快速爬了上去，车开走了，母亲才从车窗里挥着手说：“丫头，快回去歇会儿……”

那次，公交车开出很远了，同事还愣在原地发呆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她讲着讲着，忽然声音有些异样，转过身悄悄抹了一把脸，然后才感慨万千地说：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肯随意打扰我们的，没有别人，正是从小到大，被我们自己打扰了无数次的父母啊。”

本版插图 涛 涛

心灵驿站

别把幸福关门外

积雪草

长长的一生中，每个人都会与幸福相遇，幸福来时，你与幸福热情相拥，还是把幸福关在门外？

幸福虽然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，但假如一个人或一件事情，让你有愉悦的感觉，那就是幸福吧！

有一次和朋友闲聊，朋友转动着手中的茶杯，感慨地说，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我就搞不懂，我父母都年事已高，可在一起却像孩子一样吵吵闹闹，互不相让。我看着心烦，劝这个，拉那个，结果一不小心，两个人一起把矛头指向我，说我不明就里地偏袒另一方。

一赌气，我把母亲送到姐姐家里住几天，因为姐姐刚生了小宝宝，需要有人照顾。

母亲一走，父亲开始坐立不安，茶饭无心，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书都在走神。我担心父亲生病了，想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一下。父亲黑着脸对我吼，好好的去什么医院？你才有病呢！好心换来父亲的苛责，自然会有情绪。

有一天，我上班刚想走，父亲拉住我，嗫嚅着说，去把你妈接回来吧！少了她在身边还真不习惯。我惊讶地看着父亲，你之前不是说，眼不见心不烦吗？父亲像个孩子似的略有些羞怯，小声叨叨，那不是气话嘛！

朋友喝了一口茶，皱着眉头对我说，真搞不懂他们，在一起就吵，分开了又牵挂。

朋友的话让我颇有所思。其实他不懂，争吵只是相处的一种方式。有的人在一起，三天就磨合好了；而有的人，需要一辈子去磨合。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在一起，互相能看到对方，不管干什么，对方都会在你的视线之内，那就是幸福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幸福的门槛也很低。

小孩子的幸福很简单，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，脸上就笑开了花；有一个氢气球，就会乐好半天。因为幸福的门槛低，所以在小孩子的脸上最容易捕捉到快乐的微笑。

小区的门口，有一对经营修鞋摊的小夫妻。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，看见两个人你一口，我一口地在分享一个烤红薯，脸上的甜蜜慢慢流淌出来，一下子覆盖了我的心。在别人看来，一个修鞋的摊子，有什么前途和幸福而言？可是女人说，我们不但能养活自己，还能养活孩子和老人；有了结余，还能接济那些更困难的亲朋好友。都市里衣冠楚楚的金领、白领，未必能比这对乡下小夫妻幸福。富人有富人的烦恼，穷人有穷人的快乐，因为幸福的门槛是不一样的。

幸福从来都是为那些平和、温暖、从容的人准备的。贪婪的人没有幸福，心中被欲望填满的人也不会有幸福。有钱了还想更有钱，漂亮了还想更漂亮，不懂得珍惜的人也不会有幸福。

把幸福的门槛设置得高低，决定了幸福的程度，把幸福关在门外，那是傻子。把幸福放进家里，才是聪明人。

人在途中

交友如养花

范俊强

一个人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在阳台那片十来平方米的地方，侍弄一些花花草草。地儿不大，时间久了，却发现收获的心得也不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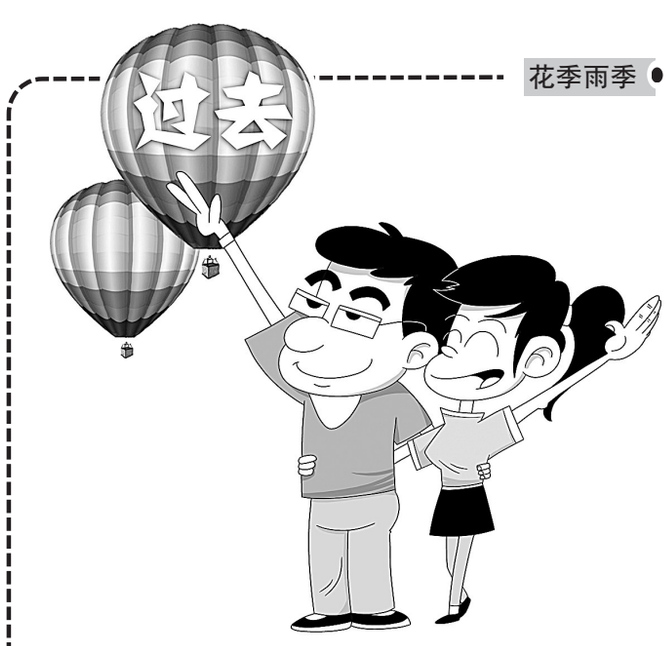
养花初期，贪多求全，种类不加选择，习性不作了解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是花就想往家里搬。结果一番张罗之后，发现有一些好不容易得来的名贵娇艳之花，一旦有照顾不周它就黯然失色、了无生机，好像有失重托，让人心生愧疚。有的花，没那么讲究，你给它晒太阳与否、水浇多少都一个样，并不妨碍它按自己的节奏和律动，自由生长，葳蕤挺拔，花开飘香。渐渐，弄来的花草多起来，阳台也放不下，看着花草挤得憋屈、影响身姿的样子，自己心里也疙疙瘩瘩的，最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般丢掉。这让我想起来，交朋友的事儿。

如同养了与自己性情相符的花一样，交上了所谓的“臭味相投”的朋友，乃是人生的一大幸事。人过日子，自然有起落，难能可贵的是：你得意、红火得像一朵怒放的春花时，他也不会有目的地去“帮忙”，不从讪笑或媚笑中谋得一些私利，而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优哉游哉；你失意、枯萎得如冬天一株风干的残菊，他也不远离，闻着你的暗香，循着友谊的琼酿，和你一起打捞、重温一起走过的值得一生惦念的日子，至于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，暂且由它去吧！

放眼生活，在今天，在很多人的眼中，朋友是“分类”的——有用的、无用的，可以现成可靠的，需要长期投资的……不一而足。有的朋友是温室里的花，经不起考验，偶然的一点风吹日晒、雪雨洗礼之后，便面目全非、判若异类，最后在时间的角落里孤苦伶仃！更有一些花，表面花香怡人，其实内心难符，一旦疏忽就容易被其蒙蔽、被其身上的“暗刺”所伤。

交友如养花，需要知其名、观其形、懂其性、明其心，需要知己知彼地选择、培育、呵护、珍惜，需要不温不火的温度，不离不弃的阳光，即离有度的水分和养料，密疏有致的心灵土壤，如此，朋友方能突破四季的藩篱，于更迭的岁月中，在付出和收获的平衡中相得益彰，一路成长为知音。

花季雨季



爱情空间

无萍

她和他相识在迎春花开的季节。

在街头一家专门经营水晶器皿的小店里，她想买一对土耳其出产的水晶花瓶，送给即将步入围城的女友。

一排排的货架，迷宫一样，她一遍遍地搜寻着。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，一对紫色的花瓶静静地立在那里，那闪烁不定的光泽像极了她此刻缤纷的心情。那对花瓶仿佛为了她而在那里默默守候了许多年。她像得了宝贝似的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怀里，一下子爱不释手起来。

好友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而她自从那个他离去之后，仍然孑然一身。身边的人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却没有一个能走进她心灵的最深处。她就那么寂寞地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如那对紫色的水晶花瓶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慢慢抬起头，忽然发现一道目光从一排货架后面直直地盯着她。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。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，电光石火般，她感觉内心深处有种东西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。

快乐与幸福仿佛只有一步之遥，愈来愈近时，会让人生出一丝恐惧的感觉。终于，过了一些时日后，他试探性地问起了她的过去。

她的过去？她呆怔着，她的过去和他有关吗？如果对他说了，他会怎样想，她不知道。

他切切地解释说，爱就是要彼此坦诚相待，毫无保留，像水晶一样纯洁，爱得炽热，爱得不分彼此，爱得没有秘密。

难道只有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，才算爱得彻底、爱得坦诚吗？她拉住他的手，坚定地拒绝道：爱她，就请为她保留一份过去。她说，她很喜欢水晶，喜欢那种润泽、透明的感觉，可是如果他们之间的爱情真的如水晶一般，那份感情会不会因为太过透明而变得不堪一击？

她明显地看到了他眼底的一丝不堪。她不想失去他，一点都不。可是他的失望那么明显地写在脸上，她的心痛了又痛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鼓起勇气，想把过去的一切对他坦言时，却被他阻止住了。他轻轻揽着她说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每个人都会有过去，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，年少时，她就该等在他必经的路口，那样她就不会有过去了。于他而言，也就不会有什么秘密。不过还好，他还可以拥有她的现在和将来，对他来说，已经足够。

她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睛渐渐湿润起来。

是的，那些恋爱中的男男女女，任谁都会对最爱人的过去产生好奇吧。谁不想拥有爱人的全部，包括她或他的前尘与后世，这是一种爱的本能。可是爱情如果变得如水晶般透明，会有怎样结果，没有人能预测得到。其实，爱需要真诚相对，更需要保留一些神秘，然后在彼此共同的守候中，滋养出一份更加甜蜜的爱恋。

爱她，就请就不要追问她的过去，给爱情一个足够大的空间，让那份爱情自由自在地呼吸。彼此保留一份属于爱情的新鲜与神秘，不也很好么？

城市空间

有幸识知音

崔新娟

手机上有她的未接来电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尽管这个电话已经在我手机上存了五年，却始终未曾给我拨打过。看着她的名字，心里的暖意一阵阵涌来，恍然觉得，之前每一个静籁的夜晚，她一直陪在我的左右，围炉红袖夜添香，摘得青梅春煮酒。

她在公安系统从事宣传工作，而我则是个天天坚持写字投稿的全职妈妈。五年前的一个夜晚，熬夜写作的我不经意间在自己的QQ空间里发现了她访问的芳踪，回访过去，发现她的文字玲珑清雅，禁不住就多流连了一会儿。此后每天晚上，守在网络两端的我们，好像约好似的，总会在共同的时间，默默地关注着对方，寻访一下对方生命里最新鲜的轨迹。

深夜里，呷着咖啡打着字，听着周遭轻微的呼噜，想起网络的一端有个她在陪着我，温暖的感觉顿时滋生。我们互相加了好友，并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。我曾想和她多聊几句话，可又担心会影响了她。我固执地认为，她上网的每一分钟，都安排得匆忙而珍贵，不能因为自己此时的松懈和发泄，而把她当作情感的收容站，随心所欲地扔些无聊的文字。

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我都知道。她爱上了一个当兵的小伙子，他们结婚了。为了家和万事兴，她宁肯委屈自己。后来她添了可爱的女儿，因为工作忙，两岁就送到了幼儿园，妈妈帮她接送着。她想要的幸福，非常简单，就是上有老，下有小。起先我猜测。我的生活，她未必知道。我文字空间的温暖，一半来源于自己的生活，一半属于梦想制造。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。每当我情绪变化时，总能收到她的关心和问候。鲜花和礼物是虚拟的，但那些来自心灵的声音，却是那么饱满和真实。

本想立即给她回个电话。但是一激动手机掉进了脸盆里。我相信，她肯定事先在网上寻找过我。于是我立刻打开电脑，登录了QQ，她的留言潮水般涌来：“看到留言请回话，有重要事情和你商量。”我赶紧回复：“有事儿吗？”她的信息马上跳了过来：“我们科室现在缺人，我向领导推荐了你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抽身来这里工作。反正，我很期待你来。”

最近的一段日子，我感到压力山大，有出去找工作的想法。于是我在QQ空间里写些凌乱的话，她仿佛看透了我的心，适时传递一朵解忧花。可是，由于家庭和孩子的牵绊，我最终辜负了她的美意。

她在网络那端忧念着我，如同我在网络这边注视着她。她把我的困窘放在了心里，我把她的善良向周围辐射。有一种情谊，不需要言语和往来，就能够心有灵犀，就如我们，互相忧念，互相祝福。这种感觉，不是每个人都曾拥有。我是何等的有幸。陌陌红尘中，有这么美好的情谊。

心里盛满了对生活的感恩。感谢生活，赐予我心意相通的知音。

连 载

“楚家跟我们袁家完全不一样，他们世居潮州，家族庞大，就算这两年陆续移民海外，根基还是全都在国内，牢牢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。楚承跟我也不一样，他就是家族的一部分，就算他现在开始想独立，没有三年五载也是办不到的，没有家族支持就更加不可能。这次他为了你铤而走险，他父亲简直狂怒，我前脚到这里，估计他家的人后脚也会来了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他们会怎么对我？用钱？用权？还是用美男计？”他说的话句句刺耳，再也受不了，我开口反驳。

“留白，我们这些潮州世家的祖上，都是怎么发家的，你不会一点耳闻都没有吧？至于楚家更是出了名的黑白通吃，老二和老四争得不可开交，老大的死到现在都是个谜团，你真要掺和进那样的家庭？”

我瞪视他，这句话已经跟威胁没什么两样，我该怎么办？尖叫逃走？还是向他求饶？

他看着我微笑：“吓到你了？别害怕，至少我在这里你就不用害怕。我想说的是，就算楚承这次赌成功了，最多我们袁家撤资，结婚这事到现在都不过是内定，八字没有一撇，琳也不吃亏。不过他父亲那一关，我看你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这段日子你还是跟我在一起吧。”

“跟你在一起？”我失笑，“说了半天，你就是要说这句话吗？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你和楚承根本水火不容，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利用我做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算计他，也没那个必要，再过五年楚承可能还能与我斗一下，现在的他，如果我真的要算计，十个都不够。你们不是要见一个人吗？见了他你就知道，我说的是不是真话。”

他连这个都知道！我心一寒：“不行，我要回酒店。无论怎样的情况，我都不能这么莫名其妙跟你走掉。”

“留白……”他欲言又止。

我拉开车门，幸好这辆车不像之前那部怪物，每次都把我锁在里面：“不用你送了，我自己走回去。”

我的手被他一把抓住，身子顿在半当中，我回头，带着些惊惶。

“留白……你不要这样，我这几天心里一直很担心。”他细长的眼睛里神情复杂，我也从没有听到他说话这么断续不流畅过。

“我担心你，楚承那么年轻，我担心他保护不了你，反而让你受伤害，我知道让你现在接受我很难，可是你能不能，能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！”我用力挣脱他的手，“请你不要说下去了，我现在要回酒店，而且，也请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，我怕楚承会误会。”

他的手停顿在那里，然后突然低笑起来：“留白，我还以为我脸皮够厚了，原来在你面前，失去控制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”

不能再跟着个人单独待下去了，理智催促我加快步伐，他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：“这几天我会在北京，如果你需要，打电话给我。”

我不想回答，在花香和晚风中，开始快步奔跑。

第二天一早便有车来接我们去见那个神秘的大人物。

车在大楼前停下，电梯打开，顶层居然是古色古香的江南园林，

脚下流水潺潺，小小的曲桥直通月型拱门，翠绿的芭蕉掩映，回廊里铺着青石板，委婉延伸，曲径通幽，琵琶声隐约传来，还有扑鼻的茶香。我，我又时空错乱？这里跟刚才所看到的现代化大厦根本搭不上调好不好？

楚承拉着我往里走，回廊尽头平台广阔，平台后十一整面玻璃幕墙，蓝天白云，阳光通透，穿着旗袍的女子在平台一端低眉弹琵琶，一个男人背对我们坐着听曲子，听到脚步声便回过头来，笑声朗朗：“小楚，你来啦。”

震惊让我突然停下脚步，并且眯起眼睛。

这个人，这个人，就在几天前我刚刚见过，场景相似，背景音乐都仿佛还在耳边，这个神秘的大人物是我见过的，上一次见面，他还与肖在一起对坐唱曲，还被我赞他繁花似锦的贵妃娘娘！

我不参与男人们的谈话，独自去了凉亭，一个人在凉亭中立了不知多久，突然有脚步声传来，我回头，看见周穿花拂柳走到我身边，说话时带着一个微笑。

“留白，短短一个星期居然见了你两次，真是惊喜。”

“楚承呢？”

“他得和财务总监待一小会儿，马上会来接你的，别担心。”他仍是笑着的，却让我有异常的紧张感。这男人的感觉跟肖有点像，脸上都笑得畜生无害，但总是带给人莫名其妙的压力。

我叹了口气，怎么可能不担心？

我终于忍不住：“贵妃娘娘，你在玩无间道吗？”

他笑容加大：“留白，你真是个妙人儿。不过今天我看到你也很意外，肖真不够仗义，昨天刚和他通过电话，他也不告诉我你今天会出现，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”

如果我真的要算计，十个楚承都不够。你们不是要见一个人吗？见了他你就知道，我说的是不是真话。肖的话在耳边盘旋，原来他昨天所说的是这个意思。我的脊骨有点发凉，不过还好，经过这段日子的考验，我道行日深，心里再怎么波涛翻滚，脸上也照样能保持平静。

“那天肖告诉我，一起唱曲的是他的堂兄弟，你也姓袁？”

“不是，那两个才是他的堂兄弟，我不过是跟老朋友一起凑个热闹。”他站到我身边，一同低头看锦鲤，和我闲聊起来。

我猜也不是，看今天这阵仗就知道了，我心里碎碎念。

“我真的有点好奇，留白，我的朋友实在不多，小楚算一个，我一直都以为他是最最安分的乖孩子，绝不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来。肖也算一个，倒是我多年的老友了，怎么你一出现，这两个人就开始反常了呢？”

“哪里反常？”

“还不够反常？小楚居然跟他老爸唱反调，还拉下脸来求我帮忙，肖更妙了，你知不知道，那天他打电话给我，第一次提到你，然后就问我元宵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我们都改叫他汤圆了，全是他自找的。”

我听到这里便忍不住想笑了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突然又觉得不妥，还是收起笑意正色面对他：“那跟我没关系。”

他笑出声来：“留白，要看你的笑脸真的很难。那天肖带你来听曲，我还以为他终于找到他想要的了。今天看到你对小楚笑的样子，我就知道那家伙多半会死得很难看。怎么样？我这个旁观者清，说得不错吧？”